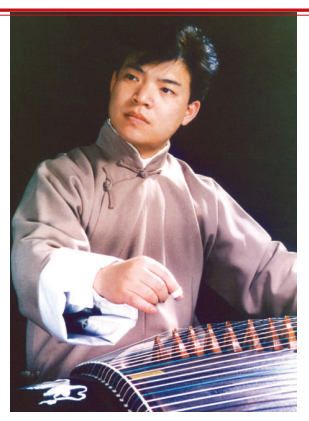
「箏樂新里程」中西共融

▲蘇振波長年在港教授箏樂，桃李滿門



◀王中山推廣箏樂演奏新技法

▲香港箏樂團成員與蘇振波合照

【本報訊】著名箏演奏家蘇振波及王中山將聯同鋼琴家鄭慧、大提琴家全健、香港弦樂團及香港箏樂團舉行一場中西樂共融的「箏樂國際新里程」音樂會。

在指揮陳永華帶領下，一衆音樂家及香港箏樂團將演奏《中國幻想曲》、《酒狂》、《彝族舞曲》、《祭神》、《山水映象》及《荒漠之殤》；此外他們更會與香港弦樂團合作首演與管弦樂團合奏版本的《屈原組曲》、《萬世師表》及《紅樓夢》（選段）。

蘇振波爲演奏家、教育家及作曲家，自一九六五年起已參與不同類型演出，門生不下二千人，遍布東南亞、歐美加及澳紐等國。他對推動香港箏樂發展貢獻良多，於七一年在香港成立中國首個箏藝團「蘇振波箏藝團」，將箏由獨奏發展成中西樂結合十多種奏式，並於七四年在香港大會堂首次主辦箏樂會，開創香港箏樂專場的先例。蘇振波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，現爲香港箏樂團主席、香港古箏學院院長、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及香港民族音樂學會會員。

王中山爲中國當代著名箏演奏家，現執教於中國音樂學院，並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古箏學會秘書長及中國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、碩士研究生導師。他的音樂表現細膩、傳神，音樂柔美而亮麗，善於用情緒化的音樂語言表達理性化的思維，並曾獲「國際中國民族器樂獨奏大賽」古箏第一名。他舉重若輕的演奏技巧、飄逸灑脫的表演風采令人爲之讚嘆，被譽爲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箏藝術家之一，中國現代箏演奏新技法的領軍人物。

「箏樂國際新里程」音樂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，本月二十二日（星期日）晚上八時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。節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。

柏林愛樂首席與「小交」合作

樫本大進演繹布拉姆斯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李夢報道：**三十三歲的柏林愛樂首席小提琴家樫本大進（Daishin Kashimoto）一直覺得，自己的音樂「不可能滿足所有人」。「我不希求人人都欣賞我的音樂。」他說：「最重要的，是演奏時自己開心」。

不強求，於是盡可以尋找最自然的表達。

所以，相比錄音，他更愛聽現場演奏，因爲對他來說，在音樂廳而不是家中CD機旁，才能聽到「最自然的表達」。

所以，他趁假期，搭飛機從歐洲來港，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和指揮葉詠詩合作，也因爲在這個樂團裡，他能聽見「自然」。

「D大調」聽不厭演不煩

樫本大進與「小交」的合作，已是第三次。上一次是五年前，他來香港，與樂團合作貝多芬那首有名的《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》（op.61）。這次選的協奏曲，布拉姆斯的「那首D大調」，同樣有名同樣美，是他聽不厭也演不煩的曲子。

十四歲起便登台演奏這曲子的樫本大進記得，有一次他和指揮洛林・馬澤爾以及德國巴伐利亞電台交響樂團合作，單簧管樂手將第二樂章開篇處的獨奏段落吹得太美，他聽楞了，「差點忘了自己還要演奏」。

當然，語速快又不時「拋」出兩句玩笑的樫本大進絕不是保守的人。他不甘心總將自己和那些有名的、演奏無數錄音無數的曲子「黏」在一起，他想嘗新，所以他在日本和「小交」合作莫扎特那首「極少被演奏」的《第二小提琴協奏曲》，所以他和Yuri Bashmet以及Misha Maisky一起「玩」室內樂，演蕭斯塔科維奇和蕭松等人的「冷門」作品。

►樫本大進想要音樂中最自然的表達　Matthias Creutziger攝

▲樫本大進日前與中提琴家貝桃和「小交」合演莫扎特《降E大調交響協奏曲》

所以，三十歲那年，他被朋友勸去投考柏林愛樂首席一職，也因獨奏家當得久了，希望能在樂團裡找些新鮮感。

問他爲什麼選擇去柏林愛樂，他佯裝一本正經答：「哦，那可不是一個不好的樂團」。

不緊張因為不在乎

玩笑歸玩笑，樫本大進記得，自己三年前與另外十二名報考者輪流視奏時，很緊張。要知道，他此前參加動輒兩周的比賽，成爲朗・蒂博和克萊斯勒國際小提琴比賽最年輕冠軍得主那會兒，從不知「緊張」爲何物。

「不緊張，因爲不在乎。」他倒直白。

這次不同。

他面對的，是卡拉揚曾執棒三十五年的樂團，是錄用後長達兩年的試用期（一般德國樂團首席的試用期僅一年），是自己——一個剛滿三十歲的、樂團經驗爲「零」的亞洲人——怎樣和那些自卡拉揚時代就待在樂團裡的老樂手溝通。

「哦不，這裡上弓不對，要用下弓，改掉它。」這樣的話，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跟樂手講。

還好，在德國住了二十年的他會講流利德文；還好，樂手幫了他，給了他信任和尊重。一年零三個月後，他通過試用期，正式成爲團長，比原定的兩年提早了九個月。

「在柏林愛樂做團長，遠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。」樫本大進說。

因爲樂手個個都是音樂家，排練時不用他多說多解釋，「第一遍不滿意，練到第二遍大家自然明白。」

因爲柏林愛樂是個「不太守規矩」的樂團：音樂總監Simon Rattle喜歡樂手稱他Simon而不是Maestro Rattle，排練時還總跟樂手開玩笑。

因爲樂團的氛圍讓他覺得愜意覺得自然。

沒錯，又是那個詞：自然。

所以，雖然如今自由時間少了，協調大小糾紛或「和稀泥」之類的麻煩多了，但他從不後悔自己三年前的選擇。儘管他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爲柏林愛樂首席，甚至從未想過自己爲了學琴，離家去柏林，一去就是二十年。

不愛練琴卻次次冠軍

在去柏林跟隨有「小提琴教父」之稱的Zakhar Bron學琴前，樫本大進拉小提琴，「只是爲了好玩兒」。三歲時，樂迷爸爸買了一堆樂器玩具給他，他獨獨對小提琴有好感，只因它可拆成琴身和琴弓兩件玩具。

樫本大進五歲時，舉家搬去紐約。某次，他由教鋼琴的媽媽領着，去歐洲參加大師班，被彼時住在柏林的Zakhar Bron一眼看中，收了做學生。

原以爲只是暫住三個月，因爲要準備某次比賽而拖成六個月，又因爲這樣那樣的原因拖成一年，兩年，二十年。

▲樫本大進覺得，做柏林愛樂首席，沒有他想像中難　Matthias Creutziger攝

◀二〇〇七年，樫本大進與「小交」合作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

在肯尼迪機場送他和媽媽搭飛機往柏林時，爸爸哭了。「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爸爸的眼淚。」他說：「我心想，一定好好學，不讓他失望。」

那年，他十二歲。小提琴於他，終於不再是一件「玩玩兒就好」的玩具，雖然他自嘲僅僅兩年後，當初機場的誓願便不知去向，他成了不愛練琴、「滿腦子壞主意」的調皮小子。

不愛練琴，卻次次比賽得冠軍，雖然這榮譽在他看來，充其量是一封推薦信，沒什麼出奇。

「比賽，永遠不可能公平。」他說：「你的音樂沒辦法讓所有人滿意」。

有時，你自覺做得好，觀衆卻不買帳；你說自己糟糕透了，台下反應卻出奇好。類似的反差，樫本大進見過太多。「所以，只能做好自己嘍。」

今晚八時，樫本大進將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，與「小交」和葉詠詩合作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。德布西的《施泰爾馬克舞曲》和佛瑞的《安魂曲》將同場演出。查詢可電二八三六三三三六。

應該相信誰？

事事關心

威少

梅麗史翠普憑《鐵娘子傳》今年第三度贏得奧斯卡獎，而「鐵娘子」戴卓爾夫人本人也再次受到關注。有消息說，英國官方計劃在她百年之後爲其舉辦國葬，上一次受到國葬禮遇的前首相是邱吉爾。

一衆書商也利用這股「鐵娘子熱」促銷相關的書籍，我在城市大學書店內見到，幾本有關戴卓爾的書被擺在很顯眼的位置，其中的一本叫做《里根與戴卓爾：一場政治婚姻》，另一本名爲《里根與戴卓爾：相處難》。這兩本書都以戴卓爾與美國總統里根之間的個人關係爲主軸，《一場政治婚姻》的作者強調，兩位保守派領導人具有相同的政治理念——減稅，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，強化軍事實力以對抗蘇聯，因此兩人在國際事務上的合作極爲默契。但《相處難》的作者卻認爲，兩人只是在公衆面前擺出一副合作無間的姿態，其實英國與美國的利益不同。在英國與阿根廷交戰、美國入侵中美洲小國格林納達等許多問題上，兩人私下裡有過多次衝突，而且雙方的關係並不那麼融洽。兩位作者均蒐集了大量歷史資料，並採訪過上百位昔日的英美政府高官，請他們回顧各個重大歷史事件。顯然，對於同一段歷史，兩位作者有不同的解讀。如有第三本書，我相信結論可能又會不同。閱讀此類書籍時，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。作爲讀者，我們究竟應該相信誰呢？

討厭的肚腩

阿　濃

南墻集

約十年前，旅行家倫文標舉辦攝影展，當時包括我在內，三位男士負責剪綵。不知怎樣一來，互相留意到大家的腹部。連旅行家在內，以我的小腹最爲平坦。其他幾位都好像有七、八個月身孕的孕婦。我爲此沾沾自喜。

其實我跟他們一樣，一天最少有八小時坐着工作。旅行家也有幾年沒有上路了。大家都人到中年或更老，想沒有肚腩殊非易事。我之腹部較爲平坦，是因爲我吃得極爲清淡。蔬菜水果是我的至愛。

我認爲男人的老態集中在兩處，一是禿頂，二是肚腩。兼有兩者，將被大部分女性劃入醜男之列。

可惜近年情況有變，我坐對電腦的時間沒減，但文思有點艱澀。抽煙的人會抽煙幫助，我不抽煙就大吃零食。桌旁擺滿瓶瓶罐罐，吃個不停。有時寫到夜深，還要煮個即食麵慰勞自己。本來每天與老妻散步一小時，她膝痛暫停，我一人無伴，隨着她偷懶。不知不覺，一條條西褲告緊。洗澡的時候，見到自己像個大肚婆，也覺憎厭。終於爲自己約法二章：一、戒吃零食。二、恢復步行。就像今天，雖下小雨，仍持傘獨行一小時。

我知道肚腩這東西，易請難送，但我是愛美之人，肚腩我必除之而後快，期以一年，成績如何，再向大家報告。

明天的自己

王　渝

紐約抒懷

「不要高估明天的自己。」阿新對我這樣說。

阿新問我爲什麼坐立不安。我告訴她，自從天氣轉暖，我就考慮把冬衣收起，把春衣取出，但是一直拖着，只想不做。現在連出門都找不到衣服穿了。她叫我馬上動手，而且主動提出要幫忙。我正在讀一本Anne Perry的偵探小說，讀得放不下手。我推說今天太多事要做，等到明天再做吧。她就說了上面那句話。

衣服換季到底是小事，不像朱太太的遺憾。朱太太常對我們提起一件傷心事。她姐夫早逝，他們的子女在外州，獨居的姐姐一直想去紐約附近的Arcadia國家公園玩。那裡風景美麗，龍蝦和藍莓著名。姐姐跟她提過好幾次，她都信誓旦旦答應要陪姐姐去。結果，卻因爲這樣那樣的事耽擱下來。沒想到的是，她姐姐突然心臟病發去世。

爲此她懊惱得不得了，姐姐這麼一個小心願，她都沒能做到。跟我們講起時，眼圈就發紅。

對我而言，阿新無意的話常常擊中要害。我正是經常高估明天的自己。記得上學的時候，遇到考試，總愛臨時抱佛腳。前一天晚上開夜車，開到頭昏腦暈上床，心裡發誓：明天大早起來，腦子清醒時再溫習。到了明天，哪裡起得來，而且腦子也不比前晚清醒，好幾次急得只想裝病逃學。

挑選

舒　非

采蘋

女兒明年考大學，現在已經考慮要報讀什麼科目了。那天跟我一起去醫院看望公公，走在路上，白色T恤，黑色牛仔褲，青春逼人。女孩不愛打扮，這一身便服，都是多年以前我的舊衫。好在她不嫌棄，穿得歡喜。一路走來，我想起襁褓時的她、三五歲時的她、十歲左右的她，都歷歷在目。現在跟我一起並肩走路，顯然已經比我高了。

說起選科，我說，最重要的原則，是要選自己喜歡的科目。自己有興趣，讀起來事半功倍。我還說，有兩樣事情，最終的選擇權在你手上，媽媽只能聽你說，或者給你一點參考意見。這兩樣人生大事，一是選讀專業，另外一個，是你將來選擇男朋友。道理很簡單：因爲要朝夕面對的，要共處的是你自己。我跟女兒保證，只要她喜歡的，媽媽自然也會喜歡。

這就是我跟我母親最大的不同了。我的上一輩，認爲人生大事一定要爲我把關，只有爲我把關才是爲我着想替我負責，才是眞愛我。我年輕時爲此吃盡苦頭。我的想法跟他們恰恰相反，就是因爲愛女兒，才要把最重要的選擇權交給她。以她的快樂爲快樂，以她的喜歡爲喜歡，也以她的幸福爲幸福。

我的長輩最怕我選擇錯誤：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我相反，即使女兒選錯了，我也不會責罵。只會幫助她從錯誤中站起來。

誰的人權

葉特生

生命特寫

不同地就有不同法律，如今入鄉不是隨俗，而是要搞清楚當地法律。

在美國，晚上闖入別人家園範圍，主人如果一槍把你打死，也沒有罪，屬於合法殺人。

二十年前美國的一個聖誕節，兩個日本人受邀參加一個家庭party，卻搞錯門牌，按鈴許久沒人應，正想離開，忽然屋側車房門打開，一個婦人走出來，兩個男人大喜，衝過去問怎麼那麼久不開門，婦人嚇得大叫跑回屋，接着出來一個持槍男人，大叫：咪郁（Freeze）！日人英語不太靈光，以爲他說：請進（Please）。繼續衝上前，於是男人轟一槍，正中一人頭部，當場死亡。

把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打死，任何一國都最少應判誤殺。惟有美國，根據家園保衛法：無罪。

到了加拿大，剛好相反：小偷晚上到你家，如果他自己滑倒，都有權告屋主拿賠償；如果你把他打傷打死，不得了，足以傾家蕩產甚至坐牢。連警察進屋抓小偷，都要先大叫再亮燈，「小心小心！我來也！」就怕那「客人」逃跑時摔傷。這都是基於人權原則。在美國，是講究屋主的人權，在加拿大，講究小偷的人權。而一些獨裁國家的法律，講究統治者的人權；至於最近台北鬧得沸沸揚揚的拆遷案，警方是依照「都市更新法案」執法，但反對者認爲該法案只着重建築商的人權。所以當有人口口聲聲講人權時，你要搞清楚他說的是哪一門的人權。

所謂惡法，就是立法爲適應當前環境需要，頭痛醫頭，卻忽視了公平公正原則，只維護少數人的人權，忽視大多數。但惡法亦是法，行政部門明知不妥，仍要依法辦事，彰顯行政效率。

屋企先生

少　塵

飛蓬集

先生回到家裡的表現，大體有三種類型。

甩手掌櫃型。在外事業順利，廣交朋友，或有一官半職，或有不錯薪酬，在家大事表表態，其他事情全由太太主持。油瓶倒了不扶，垃圾發霉不除，衣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。太太爲留住他的心，先要留住他的胃，菜要燒得好。每次先生外出，衣着也由太太配置，光鮮亮麗，令人羨慕。

專業人士型。此類先生在家特長明顯，或駕駛技術純熟，或粗通電器維修，或燒得一手好菜，這一招亦成爲他的驕傲，雖然其他家務一概麻麻，也一派爺們兒氣概。太太左右權衡，長期觀察，改造既難，不如鼓勵他保持長項，大家和平共處，其樂也融融。

全能選手型。這類先生善於研究家務活，但凡購物、灑掃、通廁、盆栽、電路樣樣都得，且不驕不躁，任勞任怨，樂在其中。太太樂得逍遙，只要留意他外邊遇到不順心事時，記得寬慰幾句，小心伺候一兩天，他就精神復振，勤勞如初。

太太當初擇夫，一般看得到模樣、家教、財富、品性，做家務如何，實在難測。拍拖時很殷勤的一個後生仔，成家後懶得像豬、饞得像貓，大有人在。所以這家務誰做，富人家不必操心，自有家傭，只是普通人家必有磨合期、反覆期、再教育期，如果改造工作慢，或者完全無效，那就得改變自己。

評委利益申報

姍　而

雅俗坊

香港各種大小評獎活動可謂多如牛毛。別的行業不敢說，各類文學獎少說也有幾十個。被邀當評委的人也來自各方，常是截稿之後才見到參選稿子。閱稿時並不知道投稿者姓甚名誰。直到最後一刻大局已定，名次排出，這才知道得獎者姓名。

所以，評委們事先一般不知道參賽者中有誰和自己有關係。參賽者有可能有評委的朋友、熟人或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人。但他們一般不會通知評委，所以評委也較少涉及利益申報手續。常是塵埃落定之後，才有參賽者向評委提及，更多的是永遠不提。

這大概是香港文學評獎活動的常態。故每次當評委我從不擔心有什麼利益瓜葛或徇私偏袒的問題，多年來無風無浪。

某次，評委中有親屬參賽，該評委事前向主辦機構申報了，最後一輪投票時該評委避席。事情處理得公正，未出什麼是非。但若是我，便不會接受評委身份的邀請，主辦機構也該考慮另覓人選。這樣可避免民意紛紜的香港社會有人作瓜田李下的臆測，攪局生事；同時對參賽者也較公平。因爲其得失都會有文章可做。得了固然有可能被追查是否利益輸送；失了也可能是其他評委爲免麻煩而棄投那一票。一位有關係的評委在場，難免會令其他評委多了心思。如人人都想像面對的只是陌生的ABC，氣氛會較爲輕鬆平和，結果也能體現眞正的公平。

外地酒店

關　平

東風西風

時常去內地公幹住酒店，覺得酒店無論等級，都不忘爲顧客提供浴室的清潔用品，如牙膏、牙刷、梳子、一次性的剃鬚刨和拖鞋等物品。

我時常懷疑，這些清潔用品是否用得上？我們外出過夜，大多數會準備好個人慣用的清潔用品，用新的陌生的感覺格格不入。檔次高的酒店的清潔用品包裝華麗，品質較高；遇到檔次比較一般的酒店，這些清潔用品實在難用，我曾經見過太輕太薄不能穿上的拖鞋，或太短太小拿不上手的梳子。倒奇怪，他們如果想減低成本，與其配送不合用的廉價物品，何不索性取消或準備稍爲品質高點的清潔用品，等顧客提出要求時才提供，不是更省錢更環保，對顧客更方便嗎？

這些清潔用品每天更換，如果顧客沒有用過，或者只用了其中部分，酒店的工作人員會如何處理？盡悉棄掉很浪費也不環保，集中再用怕不清潔，讓員工拿回家容易養成佔用酒店物品之風。

與內地酒店相反，歐、美等地酒店，差不多都不提供牙膏、牙刷、梳子、剃鬚刨、拖鞋等清潔用品。有些要顧客要求時才供應，有些絕不供應。他們或以環保作口號，或以減少浪費爲理由，節省得多。我試過到埠後晚上洗澡時才發覺缺乏清潔用品，要立即換衣服，去附近便利店購買，售價比香港要高好幾倍，甚感肉痛，自此謹記歐遊必備足日用清潔用品。